

三

力

順

宗陸著



三
八
頌

紫
墟
著

(集詩)

★ 1947 ★

序

紫墟的這部「三八頌」，在付印之前，把原稿送給我看過。

我很喜歡這些素樸的情感和素樸的音調，真可以說是「沒有裝腔作勢的含羞帶愧」。

當然這裏沒有狂風暴雨般的節奏，沒有山濤疊浪般的嶮崎，沒有銜流電火般的灼熱。

但這兒有嫋嫋的和風，吹拂着青青的禾床，在溫暖的春日的陽光中作着嫋嫋的波動。

詩是應該女性來做的，希臘的詩神本來就是女神；男子畢竟是太粗暴了。

——
這個和平的禮物，應該不僅僅是獻給「許多熱情的姊妹們」的。



一九四七年二月四日

目次

一	郭沫若先生序	一
二	我唱我自己生活的戀歌（代自序）	一
三	三八頌	四
四	白髮歌	八
五	給延安的姊妹	一一
六	船和來客	二〇
七	我的歡樂	二六
八	竹馬	二八
九	孩子的爸	二九
十	昨天	三九
十一	月夜的盟誓	四一
十二	夜的憂鬱曲	四六

十三	奇怪的世界	四八
十四	女兵	五〇
十五	別離畫	五五
十六	遠遊的夢	五八
十七	我有一個伴侶	六〇
十八	你還不控訴	六三
十九	女兒經	六六
二十	後記	七七

我唱我自己生活的戀歌

——代自序

生活是掛在茅簷的短琴。

這是多雨的地方，

又多雨的季节！

簷風和急漏彈動琴絃，

像愛情，

遭受折磨的控訴。

我，唱我自己生活的戀歌。

我驚惡這喧嚷的繁華，

我害怕那誇張的豪富。



就連平靜的安樂，

我也陌生。

我愛我，

身邊這一片塵土。

野花自在地開了又謝，

青草被踐踏了，

春來還是碧綠。

被鷹犬們趕走的鳥兔，

趁月光會悄悄回來，

聽松濤與夜鶯的高音伴奏。

我愛我身邊這一片塵土。

這裏，

對太陽有更多的盼望。

痛苦煉給我真實的快樂。

這裏，

寶藏我明珠似的理想，

我，唱我自己生活的戀歌！

三八頌

首先歌頌你，

我用眼淚的聲音。

翻掉了人類幾千年的歷史，

才有你，

今天

我們這婦女剛稱人的日子。

我歌頌你，

充滿熱血的光輝；

我歌頌你，

抗爭的英武！

你，用自己明亮的眼睛，
照耀那生命的黑路。

三八！三八！

你茁開大地的一片鮮花，
把花種撒遍無遮的原野。
每一年，

又帶着春天跑來，
你，還跑在春天的前面。

你來，

是太陽穿過寒冬的氣層，
又穿過一重，一重的嶺。

你，叫我們警醒，

叫我們

從惰懶的床上奮起。

我爲你鼓舞！歡欣！

但爲你

我如今還有憂思。

有些地方已經看到你的陽光；

有，更多的地方，

還是昏暗荒淫的晚上。

三八！三八！

你來，



再給我們居禮夫人的饋；（註一）

給我們，

更多幾個瓦希列夫斯卡的的天才（註二）

從偉大的恨到偉大的愛。

你來！你來！

我用焦渴的聲音歌頌你！

我用遙望的聲音歌頌你！

爲你，我有千千萬萬的鐘情，

我把你，當作人類緊急的福音，

我到處歌頌！

（註） 一· Madame Curie發明鐳的女科學家

二· 瓦希列夫斯卡蘇聯名女作家著「虹」與「愛」。得

斯太林文學獎金

白髮歌

——寫給媽媽——

銀色的鋼絲，那樣柔軟；
紛飛的雪花，那樣輕飄。

柔軟比少壯的豪邁，
飄着的，

年青的記憶！

多少年血汗洗鍊，辛勞，
烏黑的，

都變成白了。

白色的象徵是仁慈，



親和，又美麗！

像路途的燭搖在風中，

夜行人憂慮，

又倚賴她動顫的光輝。

像爲自由飛倦了的雲歇在天邊，

野鶴們還傍着她翱翔！

如今，

又還有哀愁。

秋風不願惜她的零落。

孩子們向嚴冬作戰遠走，

母親用寬大的毛巾把頭裹上。

媽媽！

待兒明年跟春天回來，

屏下你溫暖的頭巾，

深吻這不落塵土的白髮。

聽我歌唱你悠長的年華。

給延安的姊妹

延安的姊妹！

延安的同志！

我們闊別的。

我們久仰的。

提起了你們，

我像要提起

一羣快樂的仙子。

我想像你們

像大原野的百合花，

開遍解放區。

我聽說你們翻身的喜事，

就似乎親眼看到

打出籠的鴻鳥，

在高遠的天空飛舞。

你們

不再祇是張家娃的母親。

李家郎的妻子。

你們生下兒女，

交給別人保育，

自己，按照你的才能，

又為廣大的別人服務。

丈夫。

祇能有你們的愛情。

（愛情是相互地情願與忠實。）

不許管你們的身，

你們的事，

一切的活動。

甚至不能管束你們的愛情。

延安的姊妹！

延安的同志！

你們是

已經得勝自己命運的人。

已經主宰自己的命運。

從此，

你們祇要努力對別人給與。

我們慶幸

和你們同生在這塊大地。

但中間像隔着一個世紀。

你們

帶領歷史，

在歷史的前面奔馳。

我們被拋錨在歷史的站口喘息。

但我們聽得到你們的聲音。

像花的笑，

百鳥的歌唱。

你們也

親身有過我們的痛苦，

這不自由

被輕視又重壓的日子。

親愛的姊妹！

延安的姊妹！

我們有

同樣愛好和平的天性。

我們之間

從沒有

暴力的戰爭！

是甚麼

叫我們隔離？

我們隔離得這樣苦。

祇許我對你們

這樣遙想；

向你們

這樣遠遠地敬禮！

幾時

讓你飛來；

或者

讓我飛去！

讓我們擁抱！

讓我們握緊手，

我們齊聲歡呼！

幾時

打破這戰爭的魔障？

還給人類的和平！

大地的自由。

你和我一同唱歌。

我和你並肩走！

我們脚步合着脚步！

親愛的姊妹！

延安的姊妹！

讓我們兩地並不相違。

我們同心相許。

來一個海誓山盟，

效古時的娥皇，女英（註）

一同嫁給和平。

無論你在東，

我在西，

爲和平

我們的心總合在一起。

我們相愛，相信。

但我們愛，信仰和平，

要勝過我們自己。

親愛的姊妹！

延安的姊妹！

我把希望獻給你，

當作訂情的禮物。

我把靈魂與你交換。

你扶住和平的左肩。

我靠緊配着你的右面。

註：娥皇，女英據說是堯的兩個女兒，一同嫁給舜。

船和來客

——獻給人間患難生死的友誼——

一隻船，

航行在人海的。

她有熱情的雙槳，

划動寒冷的海流；

有穩定的一個舵，

像太陽指着行星的方向。

x

x

x

航行啊！

船，接待孤單的旅行人，

運送他過這人海的波濤，風險。

航行！

永遠地沒有休息。

她泊船，就在心靈的港岸。

x

x

x

航行！航行！

船，是一隻自由的海燕。

她拍打海面的浪花，

她奏着流水的夜曲。

旅行人躺在船心，

覺到知音的蜜語。

x

x

x

有個來客，

比誰都更孤單。

她走着冷落的步子。

她帶着一大細零亂的感傷，

還有滿身憂惶，

和一些兒驚喜！

x

x

x

她的眼睛生疏。

她的神情匆促！

趁上船沒有碼頭。

她祇說也要在這入海過渡，

人，是那麼浮動，渺茫；
海，是那麼遼闊！遙遠！

×

×

×

可憐的來客！可憐的船！

風起了！

浪加高！

看！牽斷了！

帆在飄搖，

葉又折了一片！

×

×

×

航行啊！航行啊！

船，如今是生命底孤舟！
她載着來客，

還要在人海掄渡。

人，是那麽浮動，渺茫；
海，是那麽遼闊，遙遠！

夜啊！

又是漫漫的夜航，

黑暗把人海籠罩！

可憐的來客！可憐的船！

那處是碼頭？

好泊船在那一個港口？

航行啊！航行啊！

來客！你舉起自己的手臂。

你打動槳，

你，高揚起帆。

看船要突破這人海的災難，

你 給她唱一首聖善的情曲。

我的歡樂

我的歡樂如同闊別的親人。

忽然扶住我重病的床檻出現。

我正爲未完的黑夜哀傷而清醒。

要訴給她多少遺言。

我的歡樂！

你從勞苦的遠方趕來。

看我遭受這災難的鞭打。

讓我歇下這生活的十字架嗎？

我的歡樂用充滿愛的眼光照我。

她說我的病祇是軟弱。

但抓住你我就跳起來啊！

我跟你去採那岩刺裏的紅果。

竹 馬

竹馬得得地奔跑。

馬蹄響醒童年的舊夢。

跳起看馬的雄姿。

那鞍子上還掛着熟悉的英勇。

青梅樹下成羣。

也有過多少不倦的馳騁啊！

再跨上這一支翠綠的短竿吧？

但竹馬祇認識孩子的道路。

孩子的爸

孩子的爸：

人家都在說；

抗戰已經勝利。

我也真聽到爆仗的聲音，

充滿了歡喜：

但這難道又還是一個夢？

怎麼不看見你回來的影子！

每天，

我都焚香拜天。

遵照你的話，

我求世界和平！

我求抗戰勝利！

不敢違背你的言語，

先求你早早回家。

我永遠記得，

你說的；

「我自己由勝利作主。」

或叫我回來，

或叫我，

永遠爲勝利作抵。

這一個個字都跳在我心裏。

你走了，

每天我都從半夜爬起。

站在後門口的屋簷下。

孩子的爸！

這就是你我分手的地方。

我不敢看那黑影，

但我始終站到天明

孩子常常哭泣：

孩子喊着爸爸，

他說：

『我要新衣』！

拿出你，

作新郎的長衫想給他改，

我又幻想起你的歸期！

孩子：

你爸祇這一件新衣！

他穿着多麼愛惜！

他自己穿着又多少歡喜！

孩子：

你乖：

你等爸回來給你一件打勝仗的軍衣！

我閉上眼，

你便在我身邊。

你，

却是一身穢穢，

那破布片的軍衣遮不住你的身體。

我忽然看到，

一股血流在你胸口。

我又夢見你受刑，

一個穿馬靴，

拿名冊的人在拷問你。

他說：

「你爲甚麼要在這裏認真當兵，打仗？」

誰叫你不開小差，

要在這裏領餉？」

打着你！

打着你一道紫，

又一道青。

孩子的爸：

就是用綁着你當壯丁的那條繩。

那條繩，

已經被血染得通紅。

在家鄉，

也過了萬千的兵。

我看見千萬弟兄的面孔，

像一片枯黃的菜葉扔在路邊。

孩子的爸！

我立刻就想起你，

我立刻心疼！

你是在當兵？

你究竟是做了犯人？

我記得你也說過的，

「是去抗日！

是榮耀的戰爭」！

日本降了！

今天你該完了你的使命！

但，

讓我望穿了山，

望穿了海。

你爲甚麼還不回來？

你爲甚麼還不回來？

孩子的爸！

難道你真的作了勝利的抵押？

我翻過了你的舊東西。

一件又一件，

都留下你給我的記憶。

又一件一件把牠理好，

把牠收起。

孩子的爸！

祇等你回來呀！

你也該把抵押的憑單先寄回家。

讓我從單上看一看你抗戰的好名字。

讓我來喚一聲，

「孩子！

這就是你爸」！

就是你，

我親愛的……

難道你的抵押是無期的麼，

就連字據也沒有寫一個？

那又是誰享受了你勝利的報酬？

誰喝着你？

熱血換來的勝利酒？

我、孩子，一直是忍饑挨餓，

一直是在等你。

回來啊！

孩子的爸！

聽孩子喊你：

喊破了她的小咽喉。

「爸！回來啊！

回來！爸！」

昨 天

黎明爬到我的枕邊，

他說，昨天已經走了。

我驚醒起來，

但已經找不到他的影子。

他又帶走了我一分青春。

摘掉我這一日成熟的果子。

在往事堆裏留下他的脚印。

那印着的，凌亂的浮雕。

他時那樣匆忙，

我後悔自己的輕慢。

而他一走就永不回頭。

我甚至沒有向他說聲「再見」！

昨天啊！

祇是我今天的記憶。

想起前一日對他的渴望。

增加了失去他的哀傷。

月夜的盟誓

今夜，

你看，

月光是多麼明亮！

月亮照着我們的影子，

是一大羣。

不必多說了吧，

那些聽慣了的話。

爛甜的言語：

靜靜地來，

讓月光洗出我們心上的事！

你記不記得，

我們是從夜路上摸索過來的？

記不記得，

我們從敵人的炮火裏逃亡，

還背着愛與真理？

也曾經被那迷人的鬼火引進深淵，
在淵底，

我們緊緊地抱在一起，

忍受了多少災難，

和那暗慘的日子！

有一次，

逃脫了那黑暗的手，

我們都向自己起誓，

在燈前，

你漲紅了臉。

你說：

要向黑暗發光，

像月亮一樣。

甚至燒掉這條身子，

去把世界照亮：

今晚上，

月光又是明朗的。

來！

讓我們把手牽緊，舉起，

讓我們站在一排。

爲愛，

爲自由，真理，

和人類永遠的光明，

我們獻出自己，

結成一枝粗壯的火炬。

你是焰，

我是焰心；

我們永遠熱烈，輝煌！

我們燃燒直到生命的絕頂。

月光就是我們的證人。

三十三年五四節

在社校文藝晚會上

夜的憂鬱曲

每天，我跟着笑鬧的人羣飄浮，旋轉；
每夜，在黑寂中，

我用自己的心弦，

彈奏着無主的哀怨！

但用甚麼爲自己唱歌？

我並沒有寫成白日的音樂。

把弦按緊。

我又把弦放脫！

夜的夢在弦上跳動，

跳動我容易墜落的歡喜。

老更夫敲來破夢的銅鑼，

天明又似近，還遠……

奇怪的世界

大地橫流着一片洪水，

海洋却凍結成了嚴冰。

善心的人們在水裏搶救魚蝦，

兩三隻野獸又張着吃人的網。

又有爭吵的聲音都在號召，

荒山跟着牠叫號，

如果由我來統治這世界，

我就決心做第二個治水的堯君。

有紫銅色的鞭子趕着負重的駝羣，

如今，沙漠也不許自由地行走。

祇有烏鴉在昏暗的滿天飛，

趁那太陽還被阻於萬山叢裏。

是不是有破冰的船響着馬遼而來。

聰明的眼睛也望癡了海。

一切智慧都在驚憂自己的糊塗，

這是一個怎樣奇怪的世界？

女 兵

是這一身嶄新的軍裝，

給你穿上。

你，變成了一個新人，
但你比往常的新娘，

更要漂亮！

這帽子又特別美，

牠壓住你飄動的黑髮。

你的頭，

抬得高高地。

太陽照耀你鬢邊

那一朵鮮紅的帽花。

你的眼睛透明，

你眉毛

也閃着光威，

再沒有半點嬌柔。

你沒有，

裝腔作勢的含羞帶愧

背起這支銅鎗，

挺出你的胸膛，

炮在響，

火在燃燒。

四面火光中，

投出你一個獨立山頭的英影。

靜靜地守住一座峭崿。

緊緊地瞭望前方。

你看黎明和黑夜鬥爭。

你的心，

却掛着黎明。

向着黎明

看着你伴着安靜的草原散步。

你，熱烈地，

和戰鬥握手；親吻！

又看見你，

摟着保衛和平的鎗身跳舞啊！

你，在鎗身上打一個同心的結子。

我的女兵！

沙場是一片秋。

但有你，

是秋的春天。

你看，燦爛的彈花，

映着你熱情的人面。

你，是早就戀愛了真理的。

追求他，

到他這和罪惡作戰的生死邊沿的路線，

小草也是清楚的。

你的脚步還拖着愛情。

——愛情海一樣淵深！

你就嫁給真理。

號角給你證儀，

河山都要觀禮。

大地是你的證婚人。

這一身嶄新的軍衣，

當作禮服。

三十年在湖南書局

別離 畫

我挨在你的身邊，
你靠緊我的右肩。

我們都不言語，

怕說話道破了別離。

我看看你的眼睛，

你正望着我帶點紅暈。

像猶太人出走埃及，

祇感到這心的沉重！

你轉去啊！

讓我走！

好！

我們再握一回手。

我抓緊你的右手，

但你把左手也交給我。

我們的力量是永不會分開的。

把你的十指帶去和十萬隻拳頭牽起。

你又緊握了一下不鬆。

立刻揚起頭笑笑。

我們毋須悲傷，

人生正有各自要奔忙的路向。

你留在這裏，

剝開雲像個太陽；

我走，

是陣風去吹動悶熱的海洋。

世界十分寬廣。

讓我們有無限的理想。

最後想到是有一片和平自由的土地，

我又遇到你耕種在一起。

我就向那透光的遠方走啊！

給你看我這堅邁的脚步。

一步，一步都不會停宕的。

我一路懷着你相送的密意。

遠遊的夢

遠遊的夢到還鄉。

好像自己是回頭的浪子。

緊握了一隻愛憐的手

手又恍惚生疏。

那手撫摸着遍身的創傷。

夢又被傷的疼痛哭醒。

醒來還是在遠遊啊！

這遠遊的夢是無期的長征。

家在那裏？

故鄉在那裏？

聽到處的殺聲驚嚇人民。

誰有甜蜜的夜夢！

我有一個伴侶

我有一個伴侶，

我們是一對無猜的孩子。

她溫馴，

像一隻小羊；

我是一匹愛奔騰的小馬。

山林是我們暖和的搖床，

擁抱着天真的夢有歡笑。

她說婆婆就像是這些擋路的黑石頭，

假使頭髮變成翅膀，

我們就一同飛走。



她的破衣堆滿了野菜。

小頭上的歡喜嵌着淚珠。

我逃學，

幫助她趕拾柴火

怕西風捲走落葉。

但明天她還是來給我摸那打紅的小手。

野菜，她又沒有吃到。

我說，要報仇；

她說，不！

立刻，她驚慌地向牛欄跑去。

以後，我再也聽不到，

她從草原跑過來的足音。

母親說，是被羣狼拖走。

從此，我有一個伴侶，

一直在我憂傷的深處●

你還不控訴

——爲沈崇事件——

是誰對不起你？

是誰欺侮你？

是鞭打了你嗎？

不！

（是強姦了你？）

喔！強姦了你！

你還不控訴？

還不控訴？

你，還不控訴哪！

你儘管控訴罷：

這是什麼漂亮的文明？

（醜惡的罪行！）

但你有甚麼含羞？

你有甚麼該忍受？

我們已經够忍受了。

多少人民的屈辱。

你儘管控訴，

用你不屈辱的靈魂控訴。

縱然沒有

左拉的筆：

春雷又遠隔着嚴冬。

暴君縱容了荒淫的軍部，

正像暴風招致的淫雨。

美麗的百合花被吹打，

自由的飛鳥被虐殺。

你儘管控訴罷：

全世界都恨透了這些烏煙瘴氣的事實。

女兒經

翻開了這一本書，——這一篇女人的歷史。

數不清的日子像串朝珠，掛在老祖母的胸前。

那是一串串，

腐敗的光榮，

建封的繡，

綑綁着女人的練子。

三十歲以上的中年人，你們都還記得：

女兒經是部寶典，擺在姑姑的身邊。

伯爺爺說：

「無才便是德。」

不必把字認得清，

句句聽懂，句句奉行，句句死死地記在心。

三從，四德這是主要的精采內容。

未出嫁的閨女，一切要從父親。

妻子要聽丈夫的命令。

甚至兒子管束母親。

男子就是天，決不許有冲天的女人。

所以，妻子不許反對丈夫。

女人不許管男人的事。

賢內助是頂金冠，女人相夫是唯一的本分
生兒子接代傳宗，是女人的血債。

養了女兒叫『賠錢貨』，又是女人的兇災。

女人！你自己無名無姓。

女人！你自己無權無利。

妻以夫榮。

母以子貴。

你，嫁雞隨雞！嫁狗隨狗！

×

×

×

但那裏另有片天？月朗！星明！

人，像雙雙燕子並排地飛；

像無羈的馬自由馳騁！

女人，封鎖在禮教的深宮裏，偏有了夢！

女人狂想着遠大的人生！

革命是一聲春雷，炸開了一切埋藏的火種。

又一股新時代的鐵流，灌溉牠蓬勃開花。

你看，那一枝葉子不是對對地生？

那一片花冠不是平等地開放？

婦女們要和男子一同地來，播種這嶄新的墾地。

奔波啊！鬥爭啊！向舊勢力的寶座。

婦女們是反封建的前鋒，爭人類的解放。

中華女兒從自己起，先撕開裹腳的布。

走！割斷了頑固的家，飄零在無定的天涯，

和冷酷的戰鬥作伴，摸索着生死邊沿的路線。

又是反軍閥，政治的獨裁，法西斯的細菌

——繼續着多少奮鬥的日子。

婦女們，荒蕪了自己的青春。

抗戰，還是神聖的使命啊！婦女們的隊伍英勇邁進。

八年，你們犧牲最慘！流血最深！

從黃昏到黃昏，

從黑夜向着黎明。

女人，站到了人的面前。

你，要經濟！要教育……要一切的平等，自由。

你抬起了頭，要合理的新生活！

x

x

x

但自私的毒，深中了人心。

對女權，有人的理論偏。

有人的眼睛近。

有人的思想是不澈底，

也有些人，就像是天生的反動。

有的恨。

有的輕視。

又有的恐怖。

對妻子，有些大丈夫的心，像一根小針孔；

有些男子漢，對婦女事業的嫉妒勝過女人。

所以，他們說，男女總要有別；

男女不好平等。

他們說，女主內是最合適的分工。

他們還說，家庭是社會的基礎，持家是最神聖的責任。

母教又多麼重要，古今中外的偉人都有個好母親！

好女人！廚房，搖籃，床鋪……神聖！

好女人，要有作無名英雄的精神。

一切的享受，榮耀，權柄……歸於主！(男子)

他們的聲音，像狐狸說教泥土裏的蚯蚓。

所以，女兒經又翻了新，又翻了新！

×

×

×

可憐的虫！你女人不幸是女人。

你的這兩個字被幾代專橫的男人的鐵蹄踐蹋。

你，整個的——身變成了自輕自卑。

你，生命祇是附庸。

而你自己，也就聽天由命地嫁狗隨狗，嫁鷄隨鷄。

於是，有人用自己夫人的紅裙？裹起了婦女運動。

又把她裝成一個漂亮的花神，擺在粉飾文明的客廳。

謳歌啊！捧頌啊！看我們中國的女權多麼崇高！

中國的婦女最自由！

中國的婦女最平等。

有偉大的女政治家，坐着包廂，靠在舒服椅的背上。
有偉大的女教育家，她決定了女子教育的兩大綱領：

——是家庭之道——二，婦嬰衛生。

我清高的女文化委員！你的文章堆滿了幽雅的高樓；

你的詩，傾倒了多少風流才子？

愚蠢的女人！你是英雄！

你是幽靈！

你，祇是在做着虛榮的迷夢！

女人！儘管你穿上平等的外衣，又裝上了一對自由的羽翼。

但你丈夫用一根紅線把你繫在他腳邊，你依然是他的奴婢。

×

×

×

我聰明的姊妹！你有權威。

你有義務！

你有全人類的大半數。

你和男子完全一樣，

後記

今年「三八」前月，經不住友好的慫恿與贊助，決定抄選了十幾首近來所寫，大都為反映婦女生活與理想的短詩，印個集子，當作獻給這偉大節日的一份小禮品，同時紀念和酬答許多熱情的姊妹們。

但我始終還是有許多躊躇。一直到原稿送到郭沫若先生指正以後，郭老竟給它寫了那麼美好的一篇真正是詩一樣的序來，我才得到了較大的勇氣和高興！

我高興我的詩將會得到更多接受批評與教益的好機會了。想讀者不會笑我，也不會拒絕我這熱誠的要求！

除郭老外，還感謝初老與亦鋒先生為我題刻封面。更有柳倩兄與定一給我寫詩最大的鼓勵，和其他好多朋友們都給我很多好意見。

紫墟三十六年三八節前于上海

三 八 頌 (詩集)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 者

經 售

紫

壺

定價國幣

元

三十六年三八節初版

219141

219141

219141

219141